



忠厚老實人

武者小路實篤著  
崔萬秋譯

卷之二

皇朝詩林

卷之二



忠厚老實人

武者小路實篤著  
崔秋譯

上海  
真美善書店  
1930

一月二十九日早晨，到丸善從種種的書中找到一本蒙  
特著的文明與教育，買了便從丸善出來。出來稍向右拐，  
來到十字街口時，心裏一面想着是往右拐呢，還是一直  
往前走呢，一面看右邊的路。二三十間以前有兩位穿着華  
美的衣服的女子，站在那裏好像等候誰。我的腳便走向右  
邊。那時候我以爲那女子是藝妓。我一見濃施白粉的圓臉

盤，穿着華美衣服的女子，便決定她是藝妓。

兩人全不見美。然而也並不醜。肌肉豐滿而頗有愛嬌的樣子。其中有一位，尤其有可愛之點。

我從她倆那裏過時，毫不在意似的向那方面看了一眼。並且那時我心裏這樣說：

我是對女子感着飢渴。

真的我是對女子感着飢渴。所可引以爲憾者是對美麗的女子，年輕的女子感着飢渴。七年前我十九歲時所戀的月子小姐回故鄉以後，和年輕的美麗的女子把話都沒談過的我，對女子感着飢渴。

我腳步很快地順着城壕，沿着電車道，往左一拐，也不坐電車走向日比谷，穿過日比谷公園直撲自家門前去。

穿過日比谷時，見有青年夫婦很快樂地在那裏密語。

我心裏與其說是暗暗地爲他們祝福，毋寧說在羨慕他們。與其說羨慕他們，毋寧說咒咀他們。那種心境我以為和貧者對富者的心境相同。自己的心之深處爲華奢的調子所攪亂時，對於攪亂自己的東西，不能不咒咀。他們使我知道我的寂寞。他們使我痛感我的寂寞。他們觸動我失戀的舊傷。

我倒想祝福他們，但一看見他們在我面前不由得想咒咀他們。

我是對女子感着飢渴。

我思想着鶴的事情回到家來。

鶴是住在我家近邊的美麗而溫柔的可憐的女子。我沒



和鶴說過話。月子小姐還在東京住的時候，我已認識鶴了。不待說那時候並沒有戀着她，但覺得她是可愛的孩子。每次遇有輒生快感，任甚麼時候遇着總要思想一會兒鶴的事情。但馬上便忘掉了。可是月子小姐回故鄉後三年，失戀之苦漸減，便愈覺得鶴之可憐，鶴之可愛，遇不見鶴時便覺得寂寞。

我從那時起便想和鶴結爲夫婦。覺得再沒有比鶴再適於爲自己的妻的了。覺得若是鶴，不必屈自己的簡性便可以結爲夫婦。於是鶴便以理想之妻映入我的目中。

對女子感着飢渴的自己，在這裏得了對象，以後更加愛鶴，更加戀鶴了。覺得爲我之妻在鶴那方面也是幸福的。

我想和鶴結爲夫婦時所最不安者，是怕鄰近的人嗤笑。怕爲鄰近的人的話題。怕在前面走着有人在背後用手指着。

但我以爲因顧慮那些而捨棄我和鶴的幸福則太昏蛋，那太無志氣了。我斷然不怕鄰近的人。我爲鄰近的人——多嘴的洋車夫之老婆，遊手好閒的小聽差，常出入的賣菜的，惡作劇的小店夥，那一類的人所手指，所口罵，所嘲笑，我想滿不在乎地甘受不拒。

其次所怕的是母親。母親是怕世間的人，爲鄰近的人所笑是母親所難忍的。但是愛我的母親，只要我自己決心了，大概也沒大問題了。

只要母親幫我的忙，平日看不起世間的父親，大概可



以答應罷。

於是我爲使鶴爲自己之妻，盡力地努力下去。第二年冬臘使母親答應，第三年春使父親答應，那年夏天，便託人到鶴家去爲我求婚。

因爲以上的事情進行得比我想像的還容易，所以我覺得十有九成是可以順利地進行下去的。在種種方面我家比她家優越這種自覺，也是使我如此想的一箇原因。於是我想成功之日的情景，作起歡喜的夢，甜美的夢，害羞的夢來。

初會時的事情，互相闡明彼此所感時的事情最初接吻時的事情……我甚至空想到那些事上。友人對此事的批評，鄰近的人對此事的批評，我也想像過。對於父，母，

兄，嫂，姪女等鶴將取的态度。我也想像過。所有的想像都是華美，光明，甜蜜，而令人目眩神惑的不好意思的想像。

作媒的人七月下旬到鶴家去了。並且被對方不客氣地拒絕了，說是：「總之她還年輕，現在不願聽那樣的話。」幸然沒有說出這方面的名字，總還算好。但我自從那次以後第二次遇見鶴的時候，不能像從前那樣毫不畏縮地看鶴的臉了。

那年的秋天，鶴的全家從我家近處移居到一里多遠的地方去了。她家移居時，我老覺得是因爲我向她求婚而引起她家之不快所致，心裏頗覺寂寞。我很不好意思地，每月一次故作鎮靜地趁她從學校回來時會她，這樣直繼續到

翌年三月。遇不見的時候，也會每禮拜去一次。但是超過這箇程度以上去會她的事是沒有的

那年三月又託媒人——那人姓川路——到鶴家去替我求婚。這次把這方面的名字說出來了。並且說等到甚麼時候結婚都可以。我是戀愛着鶴。對女子感着飢渴的我，一天也好，想早些和鶴訂婚。並且我聽說鶴在那年春天便從學校畢業了。

但是對方說鶴在那年春還沒畢業。並且說在她哥哥結婚以前，連那樣的話多不願聽。以後偶然在甲武電車上遇見一次。那是四月四日。那次以後便沒會過鶴。

那次以後，關於鶴的事情，便擱淺起來。我覺得也有希望，也沒希望。

我和鶴的關係，大概如此。

我對於所謂「女人」，還沒有經驗。

在夢中見過女人的裸體。然而那女人不是純粹的女人而是中性的。

我今年二十六歲了。

我對女子感着飢渴。

這種飢渴，鶴可以解之，是我深信不疑的。所以雖然將近一年沒和鶴相逢了，仍然戀着她。因為久沒相逢的緣故罷，鶴更加和我理想的女子相近了。

所以就現在說，在這件事未告結束以前，任待若干年，我沒有和其他女子結爲夫婦的意思。

然而我對女子感着飢渴。鶴以外的年青貌美的女子，

瞬間的吸引我的力量頗大。就是年長而不甚美的女子，在某一瞬間也可以用一種力量吸引我。

「自然」創造男女。創造出互相吸引的男女。因此，我既感寂寞，又感痛苦。但是我對於「自然」之創造男女，甚為感謝。感謝那互相吸引的力量。假若地上沒有女子，假若沒有可愛的人，假若沒有可戀的人，假若盡是些貪婪無厭的人聚集在一起，那是如何地寂寞啣！

因女子而墮落的人是有的。但因女子而得以生活者，真不知有多少。因女子而得知人生之價值者也不知有多少。女子那東西也許是無聊的。（和男子一般，否，在男子以上。）然而男和女之間，卻是有些甚麼意味的。

誠然，女子是男子的「永遠之偶像。」

亞當是因夏娃而被逐出樂園也未可知。然而比較起一人獨居樂園來，反是和夏娃一道被逐出樂園更幸福些也未可知。

女子本身如何，雖不得而知；但女子給與男子的力是知道的。女子本身也許是無力的，但女子給與男子的力是很強的。

因為我對所謂「女人」沒有經驗的緣故罷，我崇拜着理想的女子。崇拜她那肉體和心靈。並且在我所認識的範圍之內，配為理想之女者，鶴是第一人。

祝鶴幸福！

然而我任是如何地對女子感着飢渴，任是如何地戀愛着鶴，但還不至寧捨自己之事業也要據鶴為已有的程度。

我愛自我，超過愛鶴以上。任是如何地寂寞，但還不至寧犧牲自我也要據鶴爲已有的程度。縱減三頓飯爲兩頓，住很破舊的陋屋，也想和鶴結爲夫婦。然而寧犧牲自我，也要得鶴的念頭是沒有的。

因對女子感着飢渴，而知女子之力；因知女子之力，自己方知自我之力了。

但是女子的柔輒的有圓味的身體，溫柔的心，妖豔的香，使人心醉的心。啊！想和女子同舞，用盡全身全力。在未衰萎之前，春天不來是很討厭的。

我爲發展自我計，也要求有鶴。

回家不久，便到午飯時了。

一起喫午飯的是母親和我及今年纔四歲的姪女。父親每天到公司去。哥嫂都因公司的事到外國去了。

姪女一天價「奶奶」「奶奶」地過日子。母親一天價「春妮兒」「春妮兒」（姪女名春）地過日子。父親回來，雖有事忙着，但對於孫女也是熱心得不得了。



我也喜歡春兒，春兒也「叔叔」「叔叔」地很親熱，但我不能着迷似地愛春兒。在我家祇有我一箇人是沒有愛的對象而生活着的。

午飯時因春兒頗爲熱鬧。母親和我不知笑了多少次。看來實在可愛。說出太任性的話來，發燥或哭泣的時候雖有些討厭；但安靜快活的時候確是可愛。可是笑的時候，不能像母親那樣着迷似地笑。他人的孩子也是可愛的，可是姪女更可愛。然而自己的孩子要加倍地可愛罷？

我雖覺得春兒可愛，但祇是淡淡地。並且時常因母親——尤其是父親——着迷的時候起一種輕淡的反感。然而若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恐怕我也要着迷罷。爲了孩子，我的妻也湊近來，四箇人都要着迷似地愛罷，